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五十九回 劉仁贍全節完名 南唐主臣服納貢

詩曰： 南伐旋師太華東，天書夜到冊元功。
將軍舊歷三司貴，相國新兼五等崇。
鷓鴣欲歸仙仗裏，熊羆還入禁營中。
長慚典午非材職，得就閑官即至公。

右錄韓愈《回軍詩》

話說鄭恩自班師以來，因其久曠，未免與陶妃重敘歡洽，倍篤恩情。不料酒色過度，漸生疾病，忙請太醫官看視。太醫官道：「此是七情過傷，虛水旺火之症，當用滋腎平肝清金益水之劑，可保無傷。大要祇以保養為主，但能清心寡欲，靜養葆元，再加以祛災湯藥，則可愈矣。」鄭恩大喜，分付左右送出太醫官。自此，靜住府中，安心保養，凡服藥調治，進食添衣，皆是陶妃親身服侍，寸步不離。

不說鄭恩在府養病。且說李重進督兵攻打泰州，城中自被周師圍困，已及二年，此時糧草缺乏，軍民飢苦，劉仁贍差人告急於齊王。齊王差大將許文稹率領兵運饋至紫金山下寨。朱元進策道：「周兵勢銳，兼之李重進智勇兼備，用兵如神，今知我救兵來到，彼乃預先退離以待之，此必胸有成策，不可不防。為今之計，可築甬道數里，以過其衝，則吾運糧便捷，而可免敵人之算，此乃兵家之要法也。」文稹依其計，即發兵築起甬道，連綿數十里，軍士往來運糧，直抵泰州城，果然便利。早有哨馬報入重進軍中。重進對曹英道：「唐軍長驅而來，又築甬道以運軍糧，公等何策以禦之？」曹英道：「寡不敵眾，弱不敵強。吾兵雖少，當出奇兵以破之。」重進道：「公言正合吾意。」遂喚牙將劉俊分付道：「汝引步兵五千，出泰州之南，待後兵一出，兩下夾攻，衝破其營，敵人心必亂矣。」劉俊領計去了。又令曹英領兵埋伏於紫金山北首。重進分撥已定。

次日，領兵向紫金山而來。兩軍相撞，門旗開處，閃出許文稹，橫刀勒馬，立於陣前道：「汝等周將攻擊泰州，兩年不下，費力久矣，何不退兵，免遭擒戮？」重進大怒，掄刀直取文稹。文稹揮刀相迎。兩下金鼓喧天，搖旗吶喊。二將戰有一百餘合，未分勝負。南陣衝出一將，名叫邊高，拍馬挺槍，前來助戰。重進力敵二將，全無懼怕。忽周陣中一聲炮響，震動山岳，正東一彪軍齊起，劉俊橫刀躍馬，從唐陣後殺來，唐兵大敗。朱元忙上前來迎敵。刺斜裏曹英一騎又到，從南衝入陣來。文稹見勢不好，回馬便走。曹英阻住去路，邊高奮力來迎，不一合，曹英手起刀落，劈邊高於馬下。文稹見失了邊高，衝圍殺奔北門，劉仁贍城上看見，領兵殺出，救人城中去了。重進奪了營寨，分兵據守。

文稹大敗進城，計點軍士，折了大半，羞慚無地。劉仁贍道：「君且與朱將軍守城，明日吾當親出，與李重進決一死戰。」許文稹道：「且慢。公若強戰，必難保守，待等主帥到來，再作商議。」劉仁贍從其言，悉力據守，然因國事艱難，忿恨憂鬱，遂染成疾。其子劉宗來見父親，道：「兩軍相遇，戰勝者為奇。父親力守孤城，未嘗有挫，今日添兵助將，反有倒戈之辱，兒願今夜出城，去劫周營，以雪此恨。」劉仁贍大驚道：「汝劫營未慣，安知兵法？我為主將，尚不敢僥倖成功，汝係年幼無知，怎敢妄行險事？徒喪其命。此計不可用。」遂喝退劉宗。不想是夜劉宗竟領部兵二千，開東門，泛舟渡淮，去劫周營。誰知兵未至營，卻被李重進遊兵所擊，殺得大敗而回。次日，劉仁贍聞知其事，命左右推出斬首。監軍周廷構上前力救道：「小將軍雖失一陣，然為國家出力，欲建功耳，並非自為，望明公赦之。」仁贍不聽，部下諸將俱皆跪勸，祇是不依。廷構無法奈何，祇得使人求救於劉夫人。夫人謝道：「妾非不愛吾子，奈軍法不可私，名節不可移，若今日寬宥其罪，便是劉氏不忠，妾與劉公何以見眾將軍乎？」急令斬之，眾將盡皆感泣。有詩為證：

閩外元戎號令明，忠勤寧肯遂私情。
竟將愛子殉軍法，憤志於斯一念貞。

卻說齊王李景達聽知許文稹大敗，欲起傾國之師來救泰州。李重進聞此消息，與眾將議道：「唐之援兵甚多，泰州未便即下，況且我軍糧草不繼，難與戰爭。不如奏知主上，以圖計取。我等且駐兵於此，以示久遠。」於是具表差人奏上世宗。世宗得奏，猶豫未決。是時李穀有疾在家，世宗遣范質王朴就其第宅問之。李穀道：「泰州圍困，破在旦夕，若聖駕親臨，將士用命，則泰州指日下矣。」范王二人將李穀之言奏知世宗，於是世宗意決，下詔興師，攻取泰州，仍命趙匡胤為元帥，以統諸軍。是時趙匡胤守制在家，迫於王命，祇得應旨。又為鄭恩告病，言鄭恩前次出兵，隨征辛苦，班師以來得病在家，至今尚未痊愈，不能從征。世宗準其告病，恩免出征。當時匡胤分調出師，命造大船數百隻，使唐之降卒教習軍士水戰。數月之後，出沒波濤，縱橫瀟浪，勝似唐軍。三月，世宗車駕出大梁，命王環領水軍五萬，自汴河沿潁入淮，軍聲大振，遠近皆驚。

消息傳入南唐，齊王聞之大懼，差人至金陵求救。唐主集群臣商議退敵之策，太史令呂錦文奏道：「南唐與周，勢不兩立，大王當起傾國之師，與之迎敵，彼已深入各地，豈能久駐乎？」唐主依奏，命楊守忠領兵五萬，前去迎敵。守忠得旨，即日領兵離金陵，來到紫金山下寨。齊王李景達聞知救兵已到，自己大軍至淮河口結營，與守忠聲勢相依。城中許文稹朱元亦列營於城西，彼此為犄角之勢，約日出兵。

時世宗大兵離泰州城十里安營，聽報南唐起傾國之兵而來，便下令各營將士，齊心努力，嚴整兵戈。次日，列陣於泰州城下。世宗親自戎裝，同匡胤等一干眾將，來到陣前。南唐楊守忠亦列成陣勢，躍馬舞刀而出，大呼道：「吾南唐與汝兩不相涉，何故連年相爭，以苦蒼生？」世宗道：「今天下一家，汝庸愚，敢自霸一方，苦害萬民。朕今天兵到來，汝等知事，當舉兵來降，不失封爵，若再不悟，禍不免矣。」守忠大怒道：「誰敢先見頭陣，以挫其鋒？」言未畢，一將應聲而出，乃牙將張兆仁，手執大刀，飛馬搦戰。周陣曹英拍馬舞刀抵住，兩下交鋒。戰有三十餘合，曹英賣個破綻，勒馬誘張兆仁來趕，看看將近，揮起大刀，把張兆仁斬為兩段。楊守忠見折了張兆仁，心中大怒，自挺槍來戰。趙匡胤看見，縱赤兔馬，提八環刀，飛出接戰。二將雙器齊舉，兩馬相交，大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忽城西許文稹領兵衝入陣來，將世宗軍衝作兩段。李重進恐上有失，拍馬上前，擋住文稹交戰，將至一百餘合，重進輕舒猿臂，將文稹捉過馬來。匡胤見重進捉了許文稹，勒馬繞南陣而走。楊守忠隨後追來。匡胤架起連珠箭，射中守忠坐馬，把守忠跌下馬來。周兵向前捉住。唐兵大敗，殺死極多。朱元見勢已危，棄了西營，領眾沿流而走。王環水軍順流而下，鼓噪直前。齊王聽得唐兵大敗，守忠被擒，不敢迎敵，與陳覺棄船，奔歸金陵去了。世宗自將馬軍，與諸將夾岸追擊。唐兵溺水死者二萬餘人，周兵大勝，所得船糧盔甲器具不計其數。世宗收軍還營。

次日，分撥諸將，提兵到泰州攻城。劉仁贍聞救兵大敗，病體更重。監軍使周廷構見周兵攻城甚急，與左騎都指揮章全議道：「今主帥病重，不能理事，城中被困已久，糧草已無。若不迎降，致生民變起，反為不美。公意若何？」章全嘆道：「我等盡心守城，為生民之計也。今勢已如此，自當開城投降，以免生靈塗炭耳。」二人議論相合，乃詐作劉仁贍降表。次日，眾將挾了仁贍，開城以降。世宗親至帳中，慰勞良久。仁贍垂頭不語。世宗嘉其忠義，賜賚甚厚，復命左右扶入城中養病。仁贍義不苟取，扶歸府中。世宗下旨，大赦州縣囚徒，百姓有受唐主之書，保聚山林者，悉令復業。其民隱之尚有未便者，著有司官一一條陳奏聞。又下詔封授仁贍為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。仁贍不受，是夕卒於城中。進爵為彭城郡王。時後主聞仁贍死，甚加痛惜，遙贈太師。世宗復以清淮為忠正軍，以族仁贍之節。有詩贊云：

固守孤城忠不回，兵窮糧盡病相催。
惟公一死真無愧，千古聲名顯似雷。

時泰州因被困二年，民人絕食，世宗下詔，開壽州倉庫賑濟饑民。百姓得食，歡聲載道。

四月，世宗合諸將進攻濠州。濠州守將黃天祥聽得周師來到，急領兵三千出城迎敵。兩軍對圓，北陣上劉俊橫刀大叫：「唐將早早獻關，免受屠戮。」說罷，縱馬而來。南陣黃天祥大怒道：「貪心無厭之徒，敢又來犯我城池耶？」舉起手中槍，拍馬直取劉俊。劉俊掄刀來迎。兩下交鋒，這場好殺，有詩為證：

暮雨旌旗濕未乾，殘煙衰草日光寒。

沙場達旦連宵戰，祇見番兵空馬鞍。

二人戰不數合，正東上一聲炮響，匡胤一騎殺來，把天祥預備的水寨登時打破，焚其戰船，一時煙氣蒸天，紅光遍野。黃天祥見失了水寨，無心戀戰，急勒馬退走回城。李重進劉俊等追趕，會合匡胤，水陸夾攻。黃天祥禦敵不住，引敗殘兵退守羊馬城去了。

匡胤得了濠州，迎駕入城，因又進言道：「唐軍敗北，勢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迎刃而解。陛下不必親行，以冒矢石，且扎御營於此城，待臣與諸將直搗金陵，擒取唐主，以靖南方。」世宗大悅道：「全賴二御弟等盡心輔朕。」於是匡胤與李重進合兵先攻羊馬城。城中聞此消息，盡皆驚惶。時水軍元帥江顯明列戰船數百，陳營於渙水之東，知濠州有失，正欲救應，卻遇黃天祥殺敗來見，說周師勢銳，不可抵擋。江顯明道：「吾與公列水陣於渙水南岸，以禦周兵，一面申奏主上，提兵來救，庶不至彼之猖獗也。」天祥大喜，即與顯明列二營於南岸，擺齊戰船，橫浮渙水，堅不可入，牢不可破。匡胤兵馬已到渙水，隔岸列成陣勢，乃與步軍使高瓊商議道：「南軍阻水列營，意我不能便渡此河。汝可引兵一千，繞岸登進，候至明日黃昏，放起一把火來，岸軍一失，水軍自慌，吾引軍對岸殺來，必獲大勝。」高瓊領令而行。

次日午後，匡胤領兵斬寨而出，分付諸將傳弓弩手，亂箭射住水軍。那些水軍遮箭不及，怎敢出戰？因此周師渡過渙水，竟趨南岸。黃天祥見周師登岸，大驚不迭，領所部兵來迎，正遇匡胤，兩馬相交，兵器並舉，戰不數合，天祥敗走。此時正近黃昏，忽聽南陣一聲炮響，搖旗擂鼓，火把通紅，正遇狂風大作，顯明營寨盡被延燒。唐兵大亂，自相踐踏。顯明見勢不好，即棄營逃走。高瓊殺來，阻住去路。顯明心慌，放馬欲逃，不期馬失前蹄，一交翻下，被高瓊趁手一刀，斬為兩截。部下盡數投降。高瓊遂與匡胤合兵攻殺天祥。天祥料不能勝，抽出寶劍，自刎而死。正是：

可憐節義英雄士，祇見空鞍匹馬回。

水軍見主將已亡，降的降，走的走，一時乾淨。

匡胤得勝，威聲大震，遠近皆驚，於是會合李重進軍馬，直犯泗州，分門攻擊。守城官范載，知勢難支，開門納款。匡胤入城，禁約部兵，不許搶擄，擾害民間，如違斬首。兵士聞令，整肅而入，百姓盡皆歡悅。正是：

王師遍處施仁義，黎庶歸芸如故常。

十一月，匡胤兵取通州。守將郭延與部將孫信等議道：「周兵勢盛，難與爭鋒，不如歸降，方為上策。」諸將皆稱其善。郭延道：「誰可作降表？」孫信道：「參軍李廷瑋鄒可作降表。」郭延命廷瑋鄒為之，廷瑋道：「二公乃唐之宿將，屢受國恩，且通州城郭堅固，糧草充足，正可以擋住周師，或戰或守，以盡臣職。豈可不為備敵，而先為不義之行耶？」郭延道：「吾豈不知？但時勢如此，徒勞無益。公今且順天心，以救生靈之塗炭也。」廷瑋堅執不肯。孫信以刀脅之道：「公不識時務，執意不從，吾先斬汝首，然後迎接周師。」廷瑋大嘆道：「大丈夫以忠義自誓，豈懼一死？吾安肯以堂堂之身，從汝狗彘，偷生於世間，而作降表乎？」孫信大怒，一刀將廷瑋殺死於地。次日，舉城降周。有詩證之：

男子要為天下奇，忠心不屈貫清微。

未經草表先喪命，徒向階前血染衣。

匡胤既得通州，長驅直進，兵至楚州。有防禦使張彥卿堅城固守，周兵攻圍四十餘日，再不能下。世宗聞之，自領大兵前來監督。匡胤見駕奏道：「楚州守將張彥卿深得民心，為之死守，是以臣等不能即克。近聞城中糧草不繼，臣與諸將合兵擊之，早晚可破也。」世宗道：「御弟可分付諸將，各皆用心，朕當照功升賞，決不負也。」匡胤受命。次日，即與李重進等分門攻打，將士齊心，軍兵奮力，自早至午，祇見城西北角早坍了一闕。曹英身先士卒，手執鸞牌，提劍鼓勇登城，把守城軍亂砍，下面軍士蜂擁上城。唐兵遮攔不住，各自下城逃命。曹英開了西門，眾兵齊進，城中鼎沸起來。張彥卿見周兵已至，即與都監鄭招業領兵拒敵。鄭招業殺奔南門，正遇李重進奮勇而來，不待交戰，一刀劈個正著，招業翻於馬下。李重進大殺唐兵，往東門而來。張彥卿見勢已急，無可挽回，仰天嘆道：「今日得報我主矣！」遂掣出寶劍，自刎而死。手下部兵一千餘人，盡皆自殺。有詩為證：

固守堅城勢不回，推恩部下氣相隨。

天心已去身全節，義過田橫不泯墜。

匡胤既得楚州，隨與李重進收兵屯扎，迎駕入城，出榜安民，開倉賑濟。於時周兵勢盛，所到莫敵。消息傳入金陵，唐主大懼，飲食俱廢，如坐針氈，又恥降號稱臣，乃傳位於太子弘冀，遣使奉表，臣事中國。計南唐所管地界，祇有廬州、舒州、蘄州、黃州四郡未下。差使奏表世宗，獻其地土，乞求罷兵。世宗取表視之，見其言詞哀切，情意惻怛，遂言道：「朕本意祇取江北而已，今唐主既能舉國納降，復何言哉？」乃賜答唐主書云：

大周皇帝書達唐主：朕興師，非為貪求土地，殘害人民，實以天下一家，各守封域，以撫治人民，永享安靜和平之福，將子子孫孫，實加賴之。通好方新，書旨更不多及。

差使領書，回金陵見唐主。唐主看書，心始感激，遂仍差使奉表來謝。其表云：

唐國主臣李謹頓首拜表上皇帝陛下：臣遭臣陳覺，奉表天朝。欽奉詔書，休兵息戰，允許和好，容小國仰天涵地育之德，臣不勝銜感。謹獻江北四州，每歲納貢銀一百萬緡，以供上國歲時之用。昧死謹言，伏候赦書。

世宗得表，群臣稱賀。江北悉平，共得十四州六十縣。復賜唐主書，諭以：「自今以後，朕已罷戰，不須傳位。」賜錢弘徽高保融等犒軍錢帛數十萬。唐主仍差平章馮廷獻銀錢茶穀共二百萬，赴御營前犒軍。世宗待之甚厚。馮廷復命，稱世宗之德。於是唐主傾心臣服於周。有詩為證：

大將南征擁戰旗，歸降納土建功奇。

欲知邊境生民恨，烽火年來望眼迷。

世宗喜南方平定，下令班師還京。各營得令，無不歡欣。明日，拔寨起行。正是：

天子預開麟閣待，祇今誰數貳師功。

駕返汴京，世宗論功封爵，給賞三軍，大開龍宴，慶賞功臣。自是君臣勤政，百姓安樂，置兵戈而不用，漸見太平之象矣。

一日，世宗於文書中得一木簡，長三尺，上寫著檢點作天子五字。世宗駭異，察其所置之人，竟不可得。時張永德為殿前都檢點，世宗心疑，遂命趙匡胤代之。

顯德六年，調回征蜀將帥王景向訓等。時有近臣奏道：「昨夜樞密使昌邑侯王朴卒。」世宗聞奏，親臨其喪，慟哭數日，悲不能止，仰天嘆道：「天不欲朕致治耶，何奪朕之速也？」命具衣冠，以王侯之禮葬之。文武百官俱皆送葬。汴京百姓感念王朴平日待民如子，皆悲哀祭獻，罷市三日，如喪考妣。有詩為證：

深明術數佐皇家，輔治新君謀遠夸。

正值升平身已故，黎民千古盡吁嗟。

卻說南唐主順中國之後，與群臣議貢獻之禮，宋齊邱奏道：「昔日後漢主登極之時，主公曾獻女樂數十名，以免數年之擾，今

議貢禮，亦可獻美貌聰明者與中國，勝似金玉玩好之物，且吾江南得有泰山之安矣。」唐主道：「吾觀世宗乃英明之主，非比尋常，倘若不納，是無功而反獲罪矣。」齊邱道：「美色人人所愛，漢帝未嘗不英明，不聞棄逐而臨我不測也。望主公速即行之，必無他慮。」唐主依議，即令中官取美女。中官領命，選得美女二人，一名秦若蘭，一名杜文姬，送於唐主。唐主見二女果然丰姿出眾，美貌動人，即差禮部尚書王崇質為使，送二美女前往中國貢獻。

崇質領命，安備車馬，即日離金陵，前往汴京。近臣奏知世宗，世宗召入殿前。崇質當階朝拜，奏道：「小臣奉主命，進獻美女二名，與陛下供優閑之用。現在宮門外，以候聖旨。」世宗下旨，宣二美人入朝，伏於階下。世宗舉目觀看，果有國色，遂問其名。崇質奏道：「一名秦若蘭，一名杜文姬。」世宗大悅道：「名色兩美，足副朕懷。」旨令收入御樂院。趙匡胤出班奏道：「陛下英明聖德，端理天下，不可受外邦之色。苦受玉帛可以供給，粳米可以賞軍，今受女色，是使外邦聞之，皆以陛下為愛色之君，必致美女日進，而政事怠荒，聖德損壞矣。此萬萬不可，望陛下三思。」世宗道：「朕自有方略處之，無煩御弟所慮。」遂不聽諫。乃設宴款待崇質，因而問道：「汝主近日仍備武事，治甲兵乎？」崇質奏道：「自歸天朝以來，舉國悉得其主矣，尚何事於治甲修武乎？」世宗道：「卿之所見甚明，但朕興師征伐，則為讎敵。今為一家，汝主與朕大義已定，更無他說。然而人心難料，至於後世，則事不可知。歸告汝主，兵甲城郭，當宜修葺，為子孫之計。」

崇質頓首受命而辭，取路回金陵，見唐主，奏知世宗所諭之事。唐主感激，遂令守城官吏，凡城池之不完者修葺之，戍兵之單弱者增益之，更且整理軍伍。按下不提。

且說世宗自納美人之後，每召入宮侍宴，日則吹彈歌舞，夜則淫樂歡娛，迷戀情濃，累日不出視朝，凡一切朝政，皆決於范質王溥二人。二人心不自安，約齊君臣，到趙匡胤府中商議軍國大事。不爭有此一番議論，有分教——憂國勤民，剔盡怠荒歸淳化。應天順庶，掃開蒙翳見重華。正是：

披堅執銳於焉釋，端冕垂裳自是新。

畢竟眾臣議論何事，當看末回自知。